



刘勇 著

当代械斗 警世录

中国文联出版社

当代械斗警世录

刘 勇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械斗警世录/刘勇著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7.9
ISBN 7-5059-2657-8

I 当… II 刘… III 报告文学-中国-当代 IV 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12341 号

书 名	当代械斗警世录
作 者	刘 勇 著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发行部
地 址	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责任编辑	高本政
责任校对	阮增宝
责任印制	胡元义
排 版	亮杰技贸公司
印 刷	河北阜城县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32
字 数	160 千字
印 张	8.25
插 页	2 页
版 次	1997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6000 册
书 号	ISBN 7-5059-2657-8/ I·1985
定 价	11.8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谨以此书去唤醒那些沉缅于
械斗的愚昧、野蛮心灵！

——作者题记



作者简介:

刘勇1959年出生。江西省作家协会会员。现任宜春地区文联副主席、党组成员。

已出版散文集《留住今天的太阳》、小说集《占林坳》、长篇纪实文学《不安分的灵魂》、《天堂的诱惑》、《当代械斗警世录》等。且有多篇作品获奖。

责任编辑：高本政

封面设计：李 木

封面摄影：晓 一

封底照片供稿：

刘 勇

1984.12.15

目 录

第一部 泣血山乡

一	沃土颤栗	(1)
二	林海硝烟	(17)
三	清泉泣诉	(30)
四	地下决斗	(43)
五	坟地之争	(56)
六	血染宗祠	(70)
七	黑血奔涌	(85)
八	仇恨不泯	(96)

第二部 悲欢女姓

九	苦涩的孽情	(105)
十	婚恋变奏曲	(125)
十一	灰色的灵魂	(145)
十二	形形色色的寡妇	(164)
十三	荒唐与愚昧	(176)

十四	悲剧与喜剧	(191)
----	-------------	-------

第三部 扑朔迷离

十五	难揭的谜底	(202)
十六	不怕死的替罪羊	(209)
十七	刺耳的炮竹声	(217)
十八	变调的文明曲	(222)
十九	幽深的黑道	(228)

第四部 心态实录

二十	“人活一口气”	(234)
二十一	“家仇不可忘”	(237)
二十二	“寸土必争”	(241)
二十三	“糊糊涂涂上了阵”	(245)
二十四	“枪毙怕什么”	(248)
二十五	“我是后悔死了”	(250)
二十六	“让械斗见鬼去吧”	(252)
尾 声		(254)
后 记		(256)

第一部 泣血山乡

一 沃土颤栗

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

土地代表着幸福，代表着财富，代表着权力，代表着神圣！谁拥有土地，谁就能够成为主人。

对于每一位炎黄子孙来说，谁都不会忘记春秋时代晋国公子重耳在亡命途中发生的一幕：当重耳一群人饥饿无比时，便向一位正在地里劳作的农民请求给点吃的。老农一句话也没有说，蹲下身捧起一把泥土给重耳。重耳被农民的举动激怒了，转身从车上取下马鞭，想抽打眼前这位冒犯自己的人。这时，一位上了年纪的大臣劝阻住了重耳：“这是土地，上天赐给我们的，这不正是我们的好征兆嘛！”一听大臣的话，重耳赶忙跪下来，磕头谢着上苍，然后郑重地捧起泥土，放在车上，一行人又策马继续前行……

这是两千多年前的故事，然而就象发生在昨天一样，因为土地仍然在显示着无穷的价值。

当五星红旗第一次在天安门城楼冉冉升起后，广大劳动人民便有了自己的土地，他们的心情是多么激动啊。可是，就在亿万人民正在一次次让土地焕发新的青春和生机时，却有那么一些土地的主人，在让用自己辛劳汗水浸泡过的土地颤抖。

春天是美丽的。

春天给肥沃的土地带来了无穷的生机。但是，土坳弯那块不到六分大的水田，已有两个春天未见生机。原来肥沃的水田，如今只见杂草丛生。

这是土坳弯村民小组的六分水田。实行生产责任制后，水田承包给了李小生耕种。可李小生自承包到那六分田后，只下去过一次，就再没敢去踏一下那块田的田埂。原因很简单，这块水田解放前是竹下村民小组一位姓刘的地主家的。刘氏家族在当地是数一数二的大姓。不巧的是，土改那年，刘氏的田，却分给了李氏家族的人。后来土坳弯和竹下又分别划到了两个县管辖。这样一来，虽说李家的鸡可以把蛋下到刘家的鸡窝去，可两个村民小组不仅不属一县，就连地区也不在一个。端大锅饭讲阶级斗争的时候，两个村民小组倒也安宁。可是后来农村实现了以家庭承包为主体的生产责任制后，磕磕碰碰的事情就时有发生。后来竟发展到刘氏家族公开向土坳弯提出要回那六分田。当然不是老地主出面反攻倒算，而

是过去那些斗地主分田土的翻身汉子领的头。历史就是这样无情地开了一个玩笑。

李氏家族当然是不能答应，土改分的田，哪能随便让人要回去。天下还是共产党的哩！

可竹下村民小组的人理由也很充分，这六分田世代都属于刘氏家族所有，怎么能凭白无故地给你李氏家族？真是岂有此理！

双方的村民和基层组织都向自己的上级部门反映，得到的答案是一样的：维持土改时的决定。

这下，李小生的心里踏实了，那六分水田就可以种上水稻。

天刚蒙蒙亮，李小生扛着犁，牵着牛，哼着山歌准备去犁那荒废了许多日子的田。谁知竹下村民小组的四位刘姓小伙子起得比他还早，他们立在田埂上，扬言只要李小生敢下一步田，就要打断他的腿。

俗话说，好汉不吃眼前亏，李小生哼山歌的情绪早没有了，只得牵着牛扛着犁闷闷地往回走，半路上正好碰见要下田干活的村民小组长李冬牙。李小生一把拦住他，怯怯地说：

“九叔，刘家人不让我下田呢！”尽管李小生比李冬牙长一岁，但按辈份李小生应该叫李冬牙叔叔，所以他这样称呼对方。

“那……那有的的事！”李冬牙有口吃毛病，听了李小生的话，心里一急，吐字就更不清楚。

“刘家的四个后生说，只要我敢下一步田，就要打断我的

腿。”李小生如实向李冬牙汇报。

“得得得……有了，我去找他他们！”李冬牙的唾沫星子直往李小生的脸上喷，放下手里的农具，领着李小生就去找竹下村民小组的那四个小伙子。

来到田头，四个壮实的小伙子正严阵以待，不管李冬牙怎么向他们解释双方政府的决定，小伙子们一句也听不进。李冬牙无法，只得去找村支书，支书又向乡政府汇报。乡政府马上与对方的人民政府联系，双方很快派出干部做工作，禾终于还是栽下了田。

可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竹下村民小组的刘姓村民对此半点也想不通，几位血气方刚的小伙子趁夜幕降临的时候，一溜烟似地窜到那六分田里，不到二十分钟功夫，就把禾苗拔了个精光。

次日，李小生发现自己辛辛苦苦栽下的禾苗被全部拔起来丢在田里，心头的火别提有多旺。用不着调查，他当然知道这是谁干的，于是就破口大骂起来。

正巧，在不远处的竹下村民小组的田里，有几个人正在干活，听到李小生破口大骂他们刘家人，自然是要还嘴的。这样一来，双方越骂越走拢到一块，后来便动起了手脚。不用说，吃亏的是李小生，头被打出了血，左手也严重负伤。

李小生哭丧着脸进了村，全村老少见他这副模样，个个怒火冲天。

“走，拔他们的禾去！”

“烧刘家的屋去！”

“绑两个过来打死他!”

“……”

你一言，我一语，个个磨拳擦掌。这个时候不用说李冬牙自然是要出来制止的。

“各各各位乡亲，莫上火，我就到村村村里去汇汇报!”李冬牙说完，急匆匆地往村委会奔去……

谁知，当李冬牙领着村支书赶到村里时，几个得手的小伙子正在炫耀自己的战绩。

“我起码拔掉了他们两亩田的禾!”

“那小子不吃一千块钱的药是好不了!”

“我看那狗娘养的这一辈子怕是爬不起来了!”

……可惜炫耀者还没完全享受够胜利的喜悦，一个十多岁的妹子喘着粗气跑来报告：

“不得了，不得了，刘家人打过来了!”

一听这话，热闹的场面像是被谁泼了一瓢冰水，霎时冷静下来，就连针掉在地上都能听得见。大家面面相觑，就连见多识广的村支书也没了主意，气得只会一个劲儿地跺脚。突然，不知谁喊了一声：“还不快去拿傢伙!”

于是，大家似乎如梦方醒，飞也似地去拿鸟枪、长铳、锄头、扁担……，不管村组干部怎样劝阻都无济于事。

转眼，双方都抢占了有利地形，鸟枪、长铳开始轰鸣起来……

李小生连做梦也没有想到，为了那块曾经孕育着巨大希望的六分水田，会闹出这么一场大械斗。他知道残酷的械斗

111680

总是和鲜血连在一起的。“唉！”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站在自己的阵地上遥望对方。呵，那长铳，那鸟枪……冷森森的枪口正在吐着火舌，这样下去要死多少人呵！此刻，李小生的一切仇恨仿佛被这“砰砰”的火器声驱散了，他忘记了自己伤痕累累的身体，忘记了头部正在“滋滋”地渗出鲜血，他要制止这场械斗，阻止这不必要的伤亡。因为这一切都是自己引起的呀！良心的谴责驱使他勇敢地站出来：

“莫打了，莫打了！”

他像一头发怒的狮子在长吼着。可是，谁也不理会他，不理睬他那从心底发出的声音。

“求求你们，莫打了！”“砰砰”的长铳、鸟枪声，完全摧毁了他本来就很脆弱的神经。李小生慢慢地走出掩体，像是向着同伴，又像是向着飞来的子弹高喊。

李小生步履维艰地走进了双方火力的交叉点，他并不知道自己的人生之路即将走到尽头。一个更可怕的灾难正在前面等着他，死亡的阴影已经张开了巨大的翅膀，邪恶的命运之神正在地狱的门口恭迎他！可惜的是，李小生自己却一点也不知道，他只有一种感觉，一种恕罪的感觉。

“莫打了，莫……”他在用自己贮存了几十年，但却只剩下这一点点微弱的力量呼喊。

然而，又有谁会听他的呢？长铳仍在怒吼，鸟枪仍在轰鸣。突然，一块弹片打在李小生的左腿上，鲜血像泉水一样喷涌出来。“啊呀！”他用完好的右手捂住伤口，殷红的鲜血从他那粗糙的手指缝里渗出来……

李小生象一头受伤的狼，爬在山地上，蓬头垢面，仰天凄厉长嚎：“莫打了，莫……”他想站起来，但终归没能如愿以偿。

打红了眼的双方并没有因为李小生的哀求而停止决斗，仍在疯狂地对射。李家人虽然发现李小生已经负伤了，但没一个敢去营救，因为火力太密集，谁愿意心甘情愿走向死亡呢？就在李小生刚刚把头抬起来的时候，想再一次恳求大家不要打时，一块弹片击中了他的头颅，飞溅的血花染红了他躺着的土地……

太阳像是被枪弹击碎了一般，“啾”地一声掉进深深的山谷。土枪土铳并没有因为黑暗的来临而停止射击，仍在激烈地响着，把静谧的夜空划得支离破碎。

械斗一直打到次日黎明，要不是公安干警出面制止，可能还要继续打下去。参战双方以一死十七伤的惨剧把这场械斗的帷幕落下了。

八十年代中期牛角村和马下村的那场械斗仅仅是为争一块不到十平方米菜地引发的。

“你怎么到这里开土？”牛根叔问正在开荒垦地的马老五。

“嘿嘿，这地荒着没用，我家人口多，开垦出来总能有些收获。”尽管牛、马两人属两个村委会管辖，可相隔却不到五百米，且都是熟人。因此，马老五脸上堆满了笑。

“嗨，话可不能这么说，这地可是我们牛角村的呀，你开了我们种甚咯？”牛根叔一脸的严肃。

事情就是这么奇怪，如果没人去开垦那块荒地，恐怕再荒十年二十年也没人问津。然而只要一旦有人想利用它，让它发挥作用，那么盯着它的人就多了。

“哎呀呀，你牛根叔话可不能这么说，这地自古以来就是我们马下村的，不信你去看看我们村的地契，写得一清二楚呢！”马老五一边说，一边仍在不停地开垦脚下的地。

“嘿嘿，笑话，这地是你们马下村的？告诉你吧，自从盘古开天地，这地就姓牛，不信你去看看我们牛角村的地契，明标着哩！”牛根叔的话硬梆梆，没有半点退步。

“哎呀，牛根叔，这地总不能有两个姓吧，今日咯我马老五开了，总该姓马吧！”马老五还是一脸的笑，没有丝毫动怒的迹象。

“你说甚？”牛根叔瞪大了惊愕的眼睛，“你马老五开了就跟你姓马！那好，我到你马家的祖坟山上去动动锄，那你马家的祖坟也跟我姓牛？！”

“喂！”马老五一听牛根叔说出了这样的话，知道对方在动真的，便收敛了笑容。“你牛根叔话也不能这么说，我马老五哪挖了你牛家的祖坟？”

“我量你马老五也没这个胆。莫挖了！莫挖了！”牛根叔边说边制止马老五。

“哎，我说牛根叔呀，莫动手脚啦。”马老五说罢，用手挡回了牛根叔伸过来夺他锄头的手。

“呵，你马老五还要打人是不是？”牛根叔的火气开始往上冒，将手伸过去一把抓住马老五的锄头。

“你还要抢我的吃饭家伙。”马老五也开始动怒了，奋力挣夺牛根叔握锄头的手。

就这样你一推我一拉地干开了，最终是牛根叔吃了亏，因为他的力气敌不过马老五。牛根叔只得捂着伤痛进了村。用不着多招呼，十几个青壮人见牛根叔这副模样，便主动围过来。牛根叔一边撩开被马老五打伤的地方让大家看，一边绘声绘色地叙说着马老五如何抢占牛角村的土地，如何将他往死里打。

牛家的后代们一听，个个怒发冲冠，这不是马家人要骑在自己头上拉屎屙屎么！都是火气正旺的青壮人，哪个能咽下这口气？瞬间，牛角村便集拢了近百人，雄赳赳气昂昂地向马下村进发了，正好在马下村的村口拦住了得胜而归的马老五，二话没说，几个青壮人一哄而上，揪住马老五就是一顿狠揍，还冲进马下村的几户农家大闹了一通，该打的打了，该砸的砸了。

马下村人也不是好欺的，当然不会让牛角村人就这样沾着便宜。是夜，马下村的家长老人召集各家户主在祠堂里开会，中心议题就是如何报仇雪恨，最后的意见是连夜向牛角村出击，以奇袭取胜。因为马下村人少，牛角村人多，只可智取，不能强攻。

队伍悄悄地向牛角村开进。也是牛角村当要有此劫难，村里没有丝毫准备。只有牛根叔一人躺在床上翻来复去地睡不着，他总觉得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但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只是两眼呆呆地望着从窗口射进来的月光。过了一会，他实在